

獻給我的故鄉

故鄉呀，故鄉，您是我的母親，也是我的先生。用您的血液和乳汁把我撫養長大，用您的威嚴與智慧把我教育成人；您的歡笑使我懂得了什麼是愛，您的眼淚告訴了我什麼是痛！

故鄉，在您的一生中，不知您熬過了多少個艱難的歲月和經歷了多少不同的朝代。但是，在共產黨未來之前，您月月相同，日日如此，從來也沒有擦干過您那傷心的眼淚，也沒有平息過您那頑強的抗爭。鬥爭，失敗，再鬥爭，終於在黨的領導下，徹底摧毀了萬惡的舊社會，獲得了解放，開始了新生！

故鄉，有人說您曾是晉東南八路軍的糧庫；也有人說您是抗日時期山西革命的搖籃。這一些雖然是一種帶有恭維的詞藻，但我卻一點也不感到夸奖得過高。因為您不僅源源不絕地支援過革命大量的糧餉，同時您也培養和輸送過不少兒女參加革命。您呀，怎能說對革命沒有貢獻！

故鄉，為了报答您和黨的撫育之恩，為了祖國的人民擺脫苦海而新生，在黨的領導下，我和同志們一起，苦戰太行，血洒平原，繼而揮戈南下，越伏牛，渡長江，終於爭得了全國的解

放。

如今，整整十二年了，我才第一次回到了闊別的故乡，见到了养育我的母亲。

在家短短的日子里，我游覽了山青水秀的县城，参观了聞名全国的“万宝全”；我欣赏了漳河百里湖上的景色，看过了不少巨变中的山村小店；我拜見了檀山頂上的“老紅松”，訪問了王东果——山西的女标兵；我吊过古战場，会过老战友；也……。总之，我所見所聞，一切都很新鮮，一切都很感人。

故乡呀，您变得多快！剛剛十二載，就超过了几千年。您會否想过，这是誰的领导，这是誰的功劳？

故乡，虽然我对您很有留恋，但我却不能不再一次向您告別。为了作为这次相逢的紀念，我願把您近来的巨变，告訴您撫养过的所有人，也告訴所有为您高兴的人！但是，这只能是“挂一漏万”的点滴介紹，我这一支秃笔无論如何写不出，也书不完您的全貌。

故乡，再見吧，我願您永远是一支高昂的战歌，我願您永远是一首讀不完的长詩！

洪 錦 文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于沁县宾馆

巨变中的山城

在我很小时候，就常听人说，沁县虽然地处潞安府的管制之内，但它却无权过问一切，而是一个直属省里管辖的直隶州。因此，城也比周围几个县好得多。它的城門除去太原府的門之外，山西境内誰家的也沒有它的大。还有北門外的蓮花池，南門外的二郎山，城里明朝建的刘家大院，清朝康熙年間的吳閻老祠堂，古老而宏偉的关帝庙、城隍庙、孔庙、老师衙門、县政府，还有什么三街六巷九圪墪，七十二座小堂堂等等，几乎每一处建筑都有說不尽的詩情画意。尤其是城里大十字街的粮食集市，人們总是用一种夸耀的口吻說：“那可真是方園几县难寻的好集，每天进出的粮食不下三、五百石，卖粮买粮的川流不息，而刮斗的牙行既不用認人，也不用記賬，一天到晚付錢交粮永无差錯。这些，几乎都成了人們的美談。

总之，每当乡里人談到城里的建筑，談到往事的时候，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和令人向往的說法。所以一些和我当时同年紀的孩子們，以为自己进过城，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；而象我們沒有进过城的人，每逢談起城里的时候，总有点不光采的感覺。

城里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逛逛呢？記得，我十三岁那年，总算跟隨父亲进城裏卖过一回柴。进得城来，除去那三、四丈高的城門之外，首先感到新奇的是那条南北大街，又寬又直，真也稀罕。街上人群来来往往，四、五輛鉄輪大車并排而行，还誰也挨不着誰。街道两旁古老而整齐的大小商号一家接一家，走不了多远，就有一家杂货鋪、炉食店和好多特別显眼的节孝牌坊。那时，沿街而行的尽是些鉄輪馬車和馱騾、骆驼，叮叮当当的銅鈴声，伴隨赶騾人的鞭响声，虽然嘈杂，但也另有一种风味。街上偶而有一个戴礼帽穿大衫騎自行車的人奔馳而过，人們都会显出一种特別新奇的神色。

城里就是不同于乡下呀，人来人往，車水馬龙，的确很熱鬧。从那次进城以后，城里給我的印象更深了，更具体了，也更不简单了。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决死队来在了沁县，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。当时薄主任（那时薄一波同志是三专署主任）就住在东街的女子高校。以后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东綫总部下来住在了西街当鋪大院，牺盟会上党中心区是在东南城角王家四合院。第二年春天，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城里发行了四开四版鉛印报纸，同一时期“三专署”还从沁县发行了根据地的新货币“上党銀号”。朱总司令亲手創办的干部学校在城关附近招收了第一批學員……。由于党的领导和八路军前綫抗战胜利的影响，华北地区抗日群众运动汹涌澎湃，远远近近的革命青年大批大批地奔赴此地。古老的沁县城，被抗日的洪流所冲击，一时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中心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沁县从城到乡普遍建立了党的組織，村村都有了抗日政权。当时，抗日救亡的空气十分高

漲。減租減息，參軍參戰，到處都是轟轟烈烈。由於黨的活動和抗日形勢的影響，大批優秀青年報名當了八路軍，許多男女相繼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我也正是那個時候參加革命工作的。記得，我的入黨宣誓就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在西街黃家大院舉行的。一九三八年四月，縣城陷入了日寇的血腥統治，城裏的大小建築，幾乎都成了灰燼。經過幾年的艱苦抗戰，縣城終於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獲得了解放。

轉眼又是十幾年了。

今日的沁縣城，大大地變了。從新修的中心汽車站順路進城，寬闊的馬路兩旁，副食品公司、服務公司、百貨公司，一幢接一幢的大樓修起來了，街道兩邊的行行洋槐，也已蔚然成蔭。大十字的古槐依然如昔，而它的四周却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模樣了。在它的東北角上，是一幢新修成的三層大樓的“沁縣賓館”，每天可以接待二百多位來自各地的客人。

西北角上郵電局的三層營業大樓里，安裝有成套近代化的電訊設備，大十字西南邊的百貨大樓，里边有城內規模最大的百貨門市部、服裝店、理髮館、照象館、療養院門診部。東南角上有城關供銷總店，北街上有新華書店、福利澡塘、人民醫院，南街上有文化館、圖書館、體育場。在文化館，我看到了晉朝陶淵明親筆所寫的草書石刻，在吳瑣祠堂欣賞了康熙皇帝親筆寫的千字文碑刻。過去的關帝廟，如今成了縣人民委員會。斗拱飛檐的古色牌樓後面，建起了辦公大樓，給市容增添了不少景色。西街城隍廟的廢址上，矗立着一座能容兩千五百人的人民大禮堂，大禮堂的對面是有綫廣播站。十幾年前剛解放的時候，城裏到處都是蒿草叢生，一片瓦礫；今天，不僅

市内房屋栉比，街道井然，就連城外几里远的曠野，也增加了一片又一片的新建筑。中心汽車站，拖拉机站，迎春中学，烈属幸福院，发电厂……，綿延五六里全属城区范围。要和解放初期相比，建筑面积扩展了三倍以上，人口增加了六倍还多。

过去的西門外，从南到北一片干河滩，平时黄沙滾滾，雨季洪水滿岸；现在，这一帶全是百里湖范围。西門外那一片叫“西湖”，南門外那一片叫“南海”。湖光山影，把这里点綴得风景如画，格外宜人。置身此地，真有“三面荷花一面柳，半城山色半城湖”之感。

翻开故乡的历史看看，什么朝代这里还有过工厂，老老少少有几个人见过十来丈高的大烟囱？然而，只經過短短几年，这个少矿无煤的小县，竟变成了“机器到处响，工厂遍城乡”的新天地了。南門外曾經是狼狐出沒的乱葬坟，如今已是相当規模的工厂区。著名全国的“万宝全”——沁县农业机械厂就在这里。自从人民日报发表了“走沁县的路”評論以后，全国各个省、市都派出了参观团，来这里学习发展地方工业的經驗。以后，在大万宝全底下又发展了許許多多小万宝全，发电厂、化工厂、造紙厂、棉織厂、印刷厂、蛋厂，杂七杂八不下二三十个。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工厂里，可以生产小鋼磨、鍋駝机、皮帶車床、代乳粉、罐頭……，据說：万宝全工厂生产的鋼磨、車床，缺貨加工厂生产的地毯，紅領巾工厂生产的墨水、粉笔，还在印度“世界农业博覽会”上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，这真是千古奇迹。

今日的沁县城，文化教育事业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而闊步向前。初解放的时候，城里只有三座学校，学生不到

一千人。前后只經過十来年，中学、师范、完小发展到六座，学生增加了二倍。沁县一中，这是一所有着革命傳統的新型中学，它经历了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建国十年几个历史时期，从老根据地的山沟搬进了解放后的县城，近二十年，它走过了几段艰苦曲折的路程，已发展成为拥有一千三百名学生的完全中学了。原来薄一波同志住过的女子高校，如今是城关完小的校址。老校长陈志奇是全省的模范教师，也是我三十年前的蒙学老师，他引导我参观了这所学校，一切都很感人。尤其是小学生們自办的紅領巾文具工厂，更使人敬佩。这个小工厂从厂长到工人全是学生包办，既能鍛炼学生領導管理能力，又能产出很象样的墨水、粉笔、黑墨、毛笔。胡乔木同志来参观后太为贊揚，中国少年报还发表了专文介紹。

十多年不回家，今天看到了县城的巨大变化，那怕是一条街道，一座楼房，一棵垂柳，一只白鴨，都使人感到特别亲切。更使人感到可爱的是，有着革命傳統的故乡人民和他們的那种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。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，故乡人民一直繼承着祖輩們勤劳儉朴的优良傳統，世代代以耕織傳家。但是万惡的旧社会，并没有給穷人創家立业的机会，城仍然是穷城，人仍然是穷人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故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曾經立下了永垂青史的丰功偉績。三万人的大破白晋綫，全县民兵圍攻沁县城，“二月二”三千青年大参軍，上千民工晋南远征……。这都在沁县人民的心里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。

今天，走在城里，老根据地的光荣傳統和老八路的艰苦作风仍然保留。走进万宝全工厂，“全力以赴，支援农业”的橫幅

标語吸引着每一个人。各个車間里，工人們正在为人民公社赶制收割机、打稻机、脱粒机，他們决心在“白露”节令前，把农村所需的三秋农具生产出来。在百里湖东岸，我看到了城里来的干部正和社員們一齐往稻田施追肥，那个走在前面身穿白衬衣的中年汉子是县长卫兆堂同志。这里誰能分清那个是干部，那个是社員。一句話，都是普通的劳动者。在地头上我碰到了城关生产大队支部書記閻秃，他指着面前的百里湖兴趣很濃的說：“啊，不简单，全县两万人上陣，一冬一春就修成了这样大的湖！只因为有了湖，城关大队水澆地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四十，种上了稻，养上了魚。”是的，旧社会那种張口吃飯，伸手穿衣的城市习惯絕迹了，代之而来的是干劲冲天，大鬧生产的竞赛热潮。

城南工业区那片建筑工地是万宝全工厂正在扩建厂房。百里湖西岸制糖厂工地上建筑工人正在星夜赶工；明年这里就会生产出雪白可口的砂糖来。东北城角副食品公司的冷藏仓库工程正在扫尾。因为水库里魚多了，捕捞上来必須有冷库儲藏。我在城里几天，不論走到那里，也不論遇到什么人，都是同样愉快而緊張。当你走进商店想买东西的时候，五光十色的商品挑花了眼，連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而营业员却笑容可掬的說：“同志，这件不合适再換一件”。一九五八年故乡財貿工作以三通（通政治、通生产、通业务）而聞名全国，此次亲眼所見，确实名不虛傳。

离开故乡十来年了，今天亲眼看到了这样大的变化，怎能不令人心情激动呢！是啊，剛剛解放时县城是那么荒凉、凄惨；时隔十年，今天又是这样繁荣，昌盛，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

是一座欢乐的城，战斗的城，跃进的城！

今日沁县城，真是十年巨变，但这只能說是一张剛着墨的彩色画稿，下段的工程还大着呢。我完全相信，英雄的故乡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必然会把这座有着光荣傳統的城建設得更新，打扮得更美！

百里湖畔話今昔

我們漫步出縣城南門，來到了百里湖畔。

夕陽的余輝映照在百里湖上閃耀着銀光，綠茵茵的湖水簇擁着寬大的湖面向南北越伸展越遠。一群群的白鴨漂浮在湖面上追逐戲耍，不時發出嘎嘎的叫聲。幾只小船在湖心徐徐北駛，滿載着少先隊的歌声飄揚在四方。兩岸上，高灌站群在唧唧地抽水灌田，隨着嘈雜的雜音又傳來了清脆的歌声：“……風吹稻花香兩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聽慣了船公的號子，看慣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

沿着平坦的方田小路，我們穿過了青里泛黃的稻田，繞過花園川高灌站，躍過蜿蜒的水渠，踏上了堅實整齊的跨湖大堤，又橫穿西岸的暖泉村，就爬上了二郎山。

啊！展現在我們眼前的百里湖，象一幅淺藍色的瑰麗長錦，從北往南彎彎曲曲地平鋪在田野上，伸向遠方。兩岸上隱黃的稻田，在開始給這幅長錦鑲上美麗的金邊，加上那湖中成群的白鴨，徐徐來往的小船，田野上招展的紅旗和正在勞動的人群，鳥瞰四周，簡直是一座誘人欲醉的樂園。

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，難道這就是漳河么？那汨

涌的洪水，那荒廢的土地，還有那漳龍作惡的痕迹，都哪里去了？！記得，這條濁漳河是多麼驕橫啊！它發源于縣北的漳河村，縱貫全縣，長達百里。縣境內的大小河流幾乎都匯入濁漳，到縣南界的二神口流入襄垣。每逢下大雨，河水就象條凶龍，滾滾翻騰，沖毀園田，甚至淹斃村莊。雨過天晴，小河沒水，寬大的漳河床就剩下當中時隱時現的一條細流，稍有旱象，便是河底干涸，滴水皆無。漳河呀，你過去流的不是水，而是沁縣人民的血和淚！

多少年來，人們都在夢想整治這條凶龍，可是，一次又一次都失敗了。明朝嘉靖年間，知州王良輔就想治理漳河，但剛欲動工，就被路過的禮部侍郎崔銑奏了一本說：“王肇事，引工擾民。沁水不可溉田，沙松水悍，沖激難堤”等等，也就罷事了。因之，儘管沁縣有水，卻無水田，直到解放，也不過是數百畝寥若晨星的菜園，還不足總耕地面積的三百分之一。現在，誰能想到啊，漳河被馴服了，展現在眼前的是星羅棋布的高灌站，蛛網似的灌溉渠，望不到頭的水地和稻田。這簡直不是我曾經非常熟悉的沁縣，倒象是我現在生活、工作着的江南。

“是啊！主要是在大躍進以來的三年！”縣委書記處書記張俊德同志，也有所感地說：“一九五七年我們攔斷迎春河，修起了迎春水庫，全縣的水地由一千八百畝增至了三萬六千畝。重要的是，擺出了樣板，摧毀了“水硬土軟，治水不易”的心理。冬天，縣委提出了“先斷支流，後切源頭，由支到干，先易後難”的治理漳河的手段，掀起了大修水庫、池塘的水利建設高潮。全縣十二萬人民在“攔斷漳河，水不出縣”的口號下，經過一九五八年，依靠人民公社的強大威力，斷了九十多條大小支流和

浊漳河头，修起了月岭山、徐阳河、漳源等十八个水库和一百多个池塘，水地增至十四万亩。这时，就剩下个河床和少数支流了。去冬，县委又提出了“节节筑坝，级级蓄水，低坝多库，湖库相连”的全面、彻底根治漳河的办法！接着，张书记又介绍了一幅动人的画面：

一九五九年的冬天，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们，精神抖擞地从北到南摆在漳河百里滩上，排开了一眼看不到头尾的战斗队伍。雪地上，遍地是鎏光铁影，到处是意气风发的人群。

“……就这样，一鼓作气堵住二神口，九个大坝一气呵成，一个冬春建成了这个湖库相连长达百里的人工湖。”

百里湖的建成，给山区全面治河作出了榜样，给故乡的水地增至了十七万多亩。然而，又何止这些呢？它是个蓄、灌、工、电、航和水产兼利的综合性的工程。仅是沿湖两岸，已经开辟了三万亩水地，一万五千亩稻田，七千多亩莲藕田；养鱼三千万尾的水面，现在已经放下了八百多万尾鱼苗了；在二郎山下，沿湖的周围，已建成了综合化工厂、人造蘑菇厂、机制纸厂、发电厂、农业机械厂、制糖厂；另外，段柳、长盛、合庄、白家沟等十来个村庄也利用湖水建成了不少的高灌站、水力站。这在沁县，谁能不承认它是个亘古奇迹！

水，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欢乐。沿湖所有的村庄，都在向湖取宝，从水上翻身。百里湖呀，你给我这个少矿无煤的故乡开辟了一条多么宽广的发展工业的道路！人们真难估算，你将给人们带来多少财富！百里湖的建成，标志着故乡水利建设已经发展到一个令人欢欣的新阶段了。

微风悄悄地拂走了夕阳的余晖，我们从二郎山上漫步下

来，回到了南海坝上（百里湖第八号坝）。这时，一只小船从下驶来，穿过船闸就出现在南海湖面上。张书记上前招呼，随后就叫我也过去。原来，这个船是水利局的，也回城去，恰好和我们是一道。

上了船，健谈的张书记的话匣子又打开了：“哈哈！想不到吧，在咱这地面也能水上行舟！百里湖各坝所修的船闸（也是溢洪道），都能通航三十吨重的汽船。可惜，现在咱还没有这么大的船，可人们已经用帆船来往地里运肥料，往家拉庄稼搞短运了。再过一些年之后，百里湖这条骨干航线，还要和分布在全县四方的迎春、徐阳、月岭山、圪芦等水库沟通，航线就要延长达四百华里。那时呀，人们就再也不用为商品下乡、粮食进城发愁了。如果漳河流域都相继搞这样的工程，前途就更乐观了。那我们将来就可以乘船南下长治，经卫河转运河，北上天津；引黄入晋后，还可乘船直抵太原……”

好一条山区的水上运输线！多么美好的理想！我简直被张书记的描述陶醉了：“那呀，经卫河转运河，就可以南下扬州入长江了。哈哈，我再回故乡来，就可以坐船上太行了。”

我们都大笑起来，笑声回旋在“南海”湖面，惊动了平静的湖水。

天色昏暗下来，明晃晃的上弦月已经跃在湖心了，衬着那湖边的村庄倒影和那明亮的盏盏电灯，百里湖又是一种北方山区少有的景色了。随着有节奏的楫声，小船在银灰色的平静的湖面上掠过树林、村庄、电灯的倒影，徐徐的向上游行进，穿过了鹅鸭场，避开丛丛的藕叶，来到了菱角、鸡头等水产繁殖区，就钻进了高大的船闸。离开了“南海”而出现在“西

湖”里了。

小船在湖面上疾駛起来，划破了平静的湖面，船的两側象似长出了长长的銀翼，尾巴上还泛起白波，掠过那倒映在湖心的夜景，就好象在天空飞翔的銀燕似的。多有意思的太行水乡的夜景啊！感情向往，使我想起了流傳在故乡的傳說：

很久很久以前，一条凶龙被貶压在沁县漳河村的漳源洞。人們把它叫做漳龙。一天它狂吼咆哮：“我要进城！”一个过路的老人就上前答話：“什么時間？”“一更时分。”老人听說就急忙向城奔走，沿途傳告各村打更的說：“別打一更了，一打就从二更开始。”天黑下来，漳龙奔出漳源洞，等候时刻，但总听不到一更报点。一报就是二更，漳龙以为誤了时就从城西繞了过去，便出現了漳河。从此，沁县的更次总是从二更开始。进不了城漳龙日夜怒吼，橫冲直闖，闖下了九拐十八弯，弄得两岸人民弃田丢地，家破人亡，結果还是几次淹了县城（州志載是明朝期間）。更可惡的是，干旱年月需要用水时，它却滴水皆无。人們为了用漳河水，整治漳龙，公推七个老人素食百日，徒步入川，請来了善于降龙治水的二郎神将（傳說二郎是李冰的二儿子，人称二郎李二水，父子因治都江有功，立祠祭祀，旧社会每年有十万羊头来祭祀他父子，所以沁县人民迷信他們），在笔峰山上蓋起了二郎庙，改名叫二郎山，但漳龙作恶如旧，到大河里还称雄霸道：“老漳在此，諸水註路！”它水色渾浊，在清清的大河里独成一綫。有年沁县大旱，百草干死，人們祈求二郎神堵住二神口，用漳河水。二郎連夜担山堵漳河，走到离二神口还有五里地的南池村，天色將明，漳龙大吼一声，吓得二郎把架山扔在圣尧沟！至今那架山还留着个穿过扁担

的大窟窿。二郎神沒堵住，去邀了四大金罡來，也沒堵住，白吃了沁縣三十六石米的大黃蒸，這樣，祖祖輩輩只好受着漳龍的危害，同時也就傳下了：誰也堵不住二神口，誰也治不了漳龍的傳說。

這個傳說已經很久很久了，人們都置信無疑。是啊，“二郎神”和“四大金罡”在漳龍面前都無能為力，誰又能怎樣？多少年來，誰又用過漳河水？誰又能堵住二神口？人們連想都不敢想了。然而，在今天，故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，在總路線光輝的照耀下，人民公社說一聲“斬”！幾個月功夫就把漳龍揮成几節，乖乖地向人民低了頭，而且獻出了無數的財富。這是傳奇的神話嗎？不！如果說是神話，眼前就是神話的現實。昨天，一個相識的曾經參加建造百里湖的老農，和我談到百里湖時問我：“人民公社究竟有多大力？人究竟有多大勁？”現在，我想起這問話，又想起江南的一個傳說：古代有個神筆馬良，畫山山長樹，畫水水澆田，畫牛牛耕地，畫嶺嶺變園。這不過是人們渴望征服自然的幻想罷了。然而，漳龍的馴服，蓄、灌、工、電、航和水產兼利的百里人工湖的出現，不就是活生生的現實么！如果說有“神”的話，那麼，今天的勞動人民就是“神”！若要問人民公社有多大力，我說，人民公社能夠重新安排山河！能夠把人間建成“天堂”！

我默默地想着，問張書記道：“俊德同志，看來，漳龍的那個故事該續編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想起這故事來了？哈哈！人們早就給續上了。”張書記笑着，接着就給我講起來：

“解放了，人民坐了江山，辦起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毛主

席、共产党就给龙王、水神、山神、土地颁布了法规(指农业纲要四十条),跟着是大跃进,大办人民公社,全县十二万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鼓足干劲,高举“三宝”(指党的总路线,大跃进,人民公社),大斗漳龙,先断了漳龙爪,后斩了漳龙头,堵住了二神口,拦腰剥了九节,漳龙那里吃得消!逞凶千年的漳龙,人民公社把它驯服了,神仙堵不住的二神口,人民公社也把它堵住了。漳龙乖乖地躺了下来,献出财富,听咱指挥,为咱社会主义服务……”

我听得入神,说:“续得好!前后连起来,真是个神话中的现实,现实中的神话!”

不知不觉,小船已划过民兵水兵练武场,穿过游泳区,绕过烈属幸福院,就在“北海”坝前停住了。离开小船,登上城墙,回首眺望,百里湖的村影和万家灯火把它打扮得更加秀丽可爱了。

想当年,刘少奇同志从这里横渡漳河上太行,朱德总司令率领着八路军总部驻在这漳河西岸指挥全国抗日,陈赓将军在这里饮马挥戈,薄一波同志领导着决死队的英雄南征北战、东挡西杀也在这里。他们在这里建造过不朽的武功,也曾饱尝过漳河两岸的风沙。如今,若是领袖、将军们重返太行,英雄们再游这沐血苦战过的地方,看到这华北的江南景致,看到这山区的新水乡,看到这发扬革命传统的英雄人民的创举,该有多少回忆和向往啊!

水 乡 行

这次回到故乡，听到不少人讲述樊村的变化，大家一致称颂这里是山区水乡。

樊村是圪芦河畔的一个村庄。全村一百七十五户单独组成一个生产大队。这里地势不算平坦，西北傍山，东南临河，沟壑纵横，岭棧連片，自古以来人们就是种着几块老旱地。

“旱涝年年有，十种九不收。”这就是当地人对这里一笔真实的写照。自从修起了圪芦河水庫，樊村的面貌才有了很大改变。这次回家，特地去参观了一番。

一出县城南門，順太(谷)长(治)公路南行，过了段柳桥，横穿十二坝，打个拐就来在了樊村。繞过气候站登高远眺，一方方的稻田綠浪起伏，一片片的魚塘銀光閃閃；路西的动力站傳来了囁囁的机器声，南面的田野里有着劳动的人群。正如人们所称赞的那样：

“芦庫高座西头，山青水綠禾稠，鶯飞桃放正三月，疑是洞庭泛舟。

山里山外魚塘，翠柳拂来稻香，魚米爭贊新家乡，巧画塞北苏杭。”